

●

许嘉璐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中,文化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加强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要靠人。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教育和交流的主要手段。例如,一位教授的讲演,通过视频可以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其的依赖日益加深,也逐步将其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同时,教授的讲演虽然通过视频能让人们听到声音、看到动作,但讲演人的感受、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有所流失;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受众的收获必打折扣。此外,还有人认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于这一观点也应辩证地看。有了书籍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在当今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论语》《孟子》《尚书》《周易》,又有多少人真的

把握了书的真谛?还要看到,书籍记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就可能丢失一部分信息,甚至扭曲一部分信息。所以说,文化的传承靠人,靠人与人之间以“情”进行联结和沟通,其他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手段,起辅助作用。

人们传承文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渠道。犹太人长期设有祖国,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复国后没过多久,以色列就成为中东的强国。它靠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伊斯兰民族等关于家庭、学校和社区教育都有上千年乃至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时代意义。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文化的传承不能过分依赖电子媒体而忽视了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作用。例如,见到一位老人摔倒了,带着孩子的妈妈马上跑过去把老人扶起来,这样一个举动就是对孩子无言的

教育。这就是通过家庭、通过人进行文化传承的鲜活案例。

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对库里的东西要一清二楚,尽量防止“宝贝”丢失。其次,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熟悉宝库里的“宝贝”,就像导游熟悉景点、路线及其掌故、文化内涵等一样。最后,学者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和指路牌,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里。回顾历史,在中华民族奔向“理想国”的漫长征程中,孔子、孟子思考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路。明朝中叶,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时,王阳明几经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提出了“致良知”,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深埋着的“良心”会照亮世界。因此,学者在文化传承中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重任。

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自然就要

文化传承要靠人

靠“话”——活生生的、人人能上口的话语。现在有关儒、释、道和西方文化的书汗牛充栋,其中“话少”而术语多,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文化传承的“话”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包括汉语还不太好的少数民族同胞一听就懂、懂就记住、记住就做。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理不容”“丧尽天良”“天地良心”“知行合一”,都来源于宋儒、明儒,这些话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心里。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在书斋里做高深的专业性、基础性研究,这样才能不断输送思想养料。但学者们也应认识到,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移默化作用,就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普及到民众中,防止“术语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应始终铭记,老百姓的话最浅显,但常常蕴含着很深的道理,那是世代代沉淀在人们内心最深刻的东西,老百姓其实是我们的老师。

●

管若松

我家老宅在扬州城内中小街,北头“挑”着四望亭,南头“挑”着文昌阁。老宅有前后两进,我家住前面一进,后进则住着是新中国名将粟裕的老岳母。同辈人叫她“詹二老太”,我父亲称她“干妈妈”,我称她“二奶奶”。

自打我念小学后,爷爷奶奶便让单独住一个小房间,一墙之隔就是水井。我们这条街上,没有水井的人家很少。老宅的水井深约丈余,井口仅一尺许,只容一只吊桶提水。井圈为石制,一尺来高,天长日久,被井绳磨出道道深痕。水井四周比较开阔,北面为通向厨房的通道,周围还设有阴沟。淘米、洗菜、洗衣之类的事儿都在井边操作。

扬州人讲究吃河水,说河水是“活”的,最讲究的是雨水、雪水。《红楼梦》第四十一回里“拢翠庵”庵主妙玉,替宝玉等人泡茶就是用的“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还用井水泡茶不香、烧饭不粘。我们普通人家可不管那一套,家里有现成的水井,难道还花钱雇人每天送河水不成?

水井还有两个功能:伏天吃西瓜,弄个筐把西瓜吊到靠水井水面处,只一夜工夫,第二天吃起来冰凉冰凉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冰箱的社会,不舍得扔的剩饭剩菜也仿此办理。在积水成冰的数九严冬,用井水洗衣不冻手。一

年下来省电、省煤“海”了去了。

我是家里“壮劳力”,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头一樨事就是拿吊桶“打”井水。我打井水很特别,旁人都是慢慢地放井绳,我在绳头尽端栓个扣套在左手手,笔直地将吊桶扔下井,听见“扑嗵”一声响,就晓得吊桶装满了,右手往上拽吊桶的同时把井绳交给左手,三下五除二,哼着有节奏的自编小曲,快快乐乐就把水“打”上来了。没用半个时辰两大缸满了!粟裕的岳母家有一位老佣人,我们喊她“二娘娘”也常到井边打水。她都是井绳顺着井圈慢慢腾腾、一点一点往上拽,身子后头像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我看她实在费劲,就主动替她打水。她也从不谦让:“你打水刷刮”(麻利)。“你先去用功,等我追(用清水过滤)过衣裳,再喊你”……

扬州北门城外“大明寺”里也有一口水井,名曰“天下第五泉”。“任命”它为“第五泉”的是唐代张又新。他在《煎茶水记》中说:“水之宜茶者有七等,扬州大明寺井水为第五。”

故而得名。据说此井水浓度较大,倒水于杯后,能呈馒头状而不外溢;若用此水泡茶,可清心明目。我未经历,不知是真是假?宋代时任扬州太守欧阳修想必试过:“此井为水之美者也。”

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然而,尽管时光已逝去几十年,扬州老宅的水井却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这或许也是乡愁吧。

父亲的酒壶

●

吴旭

父亲爱酒,量却不大,遇到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总要喝上几盅。他说:“酒真是个好东西,既可提神又能解乏。”

父亲喝酒用的是锡制的葫芦形酒壶,冬天可以放在热水里温暖了喝,他说喝暖酒能养胃。酒壶上方有个圆的凸起来的尖盖子,下面是凹下去的酒壶口,酒便是从那里倒进酒壶的。

每次倒酒,父亲轻轻提起酒壶右边的壶把子,澄澈透明的白酒便从左上方弯曲的细细的酒壶嘴里流进了他左手的白色小酒盅里。那神情,那份专注,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父亲的酒壶能盛满二两酒。记忆中,他的酒壶从未空过。喝完了要么自己到村里的代销店去买,要么叫我们兄弟四个轮流去。酒壶里有酒他心里才踏实。

那时,村里有钱的人家极少,一两白酒要值一毛五。商店里白酒很少瓶装,品种也不多,大都是酒缸或酒坛里的白干酒。一年夏天,天下着雨,三哥打着黄布大伞,我提着刚买回来的一壶酒,不小心滑倒,酒壶摔在了地上,酒洒了出来。三哥急哭了,怕回家遭父亲一顿打。可父亲这次没有动手打我们,他拿过我抱在怀里的酒壶,晃了晃,笑了笑,叹了口气,自己冒雨去了代销店。

父亲是个善良的人。即使一家入缺少穿,只要讨饭的上门,他总把最好吃的、最耐寒的衣服递给他们,遇到我们正吃饭,还请人家坐下来一起吃,和来人喝上两盅。为此,父亲少不了一家人的数落,可他终究未能改。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放学回家,家里来了个陌生人,年纪不大,和我大哥差不多,父亲正拿着酒壶替他倒酒。母亲生气地告诉我,“那人是山东过来要饭的,睡在大街上被他带了回来。”那晚,山东那位讨饭的小哥哥,和我与三哥一起睡在我们家那张只有凉席和单薄被子的床上。可能是多了一个人的缘故吧,我觉得还暖和。

我们村属于郊区,土地不多,政府要新建一所师范学校,看好了我们队里的一块地,请我父亲过去



荷韵

程安利摄

春风浩荡

●

王永清

在路过的河边吹了一声口哨
鸣箭就把岸柳梳妝的镜子打碎了
在经过蛰居的门前打了一个响指
懵懂的蛙便轻轻拉开了门帘

把花朵拧亮,给它们涂脂抹粉
把绿草点燃,给它们加油助威
给远山描红近水着绿
给城市添彩乡村上色

春风浩荡

蝴蝶和蜜蜂两大信使

把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都插上了春天的令牌

枝有约

有些许失落,过去,通讯手段不发达,也幸好是不发达,若诗人事先微信留言给友人,说某月某日某时,去你乡间别墅赏花喝茶清谈,回曰,不好意思,另约吧。那就不必白跑一趟了,这首诗只能产生在宋时,诗文向来都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乃有约的。

不用说,枝头杏花是解春风的,春风也是懂花语的,显然,春风恼人,或更是人恼春风,何况诗人访友吃了闭门羹,诗人心底正郁闷着,抬头忽见一只红杏挑墙而出,笑脸以对,刹那间,诗人的心情便明朗了起来,友人不在了,杏花代友招呼了。

东城渐觉风光好,殷勤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东城渐觉风光好的时候,便是普通人也不能辜负这大好春光,谁还管

拉卜楞寺

饰华丽,中后殿供着舍利子,摇曳的灯烛与哈达交相辉映,酥油灯静静地燃烧,诵经声中弥漫着安宁与神圣,使人不由地融入其中,内心平静地去聆听他的教诲。

十点半左右,阳光洒在金色的寺顶上,熠熠生辉。大殿的高台下,喇嘛们挑着红色的僧服在辩经。他们面朝高台跪拜,周围围满了向大殿方向朝拜的男男女女,这些人非常虔诚,在雪地里戴着口罩和腿套三步九叩,口中念念有词。同行的小飞机悄悄飞上了天空,嗡嗡的响声惹得耳尖的小喇嘛不住调头,一遇到喇嘛调头,摄友就把镜头拉的长长的。

在等拍“洒圣水”的时候,我们又去了转了寺的东半边。寺庙东边大都是喇嘛们的住宿区,对开的木门,铜

云蒸霞蔚,苍劲的树枝,朵朵桃花慵懒地斜倚枝上,向绕在枝头的清风,心扉微启,春风醉了,人亦沉醉其中,面色酡红,此时此刻,一位面带桃花的佳人,不经意的映入了书生的眼帘,不觉四目相对,心有灵犀,电光火石,临时时,私约明年今日再相会,世事难料,往事如风,当书生乘着春风而来,桃花依然在枝头与风轻声漫语,独不见佳人。

这位书生,就是崔护,他面对此情景,心中有无限感慨,化成了诗行,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立在枝头,有意相约春风,游人花下游赏,无意邂逅佳人,无意或有心,有意或无心,有心无心,相逢仅仅是个契合点,就像水面相遇一粒石子,怎么会不起点涟漪?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诗人访友不遇,心底多多少少会

●

马浩

高枝已约风为友,枝约的是风;人似秋鸿来有信,人亦赴约而来了,为谁相邀?枝有约,人,闻风而动,人与大自然似乎有种天然的默契。

约会,一种私密的行为,如水中之月,雾里看花,美在半遮半掩,犹抱琵琶半遮面,趣味在垫着脚尖的印象里……只恐深夜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人,大约天生便有窥隐私的心理,对大自然的一举一动,充满了好奇之心。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多情的柳树,大约与春风是指腹为婚的,一夜春风起,柳枝随风摆,都说了些什么呢?似乎无关紧要了,听话听音,望着柳枝喜形于色的生机,人们似乎已感受到了那份青春的活力,人也免不了心动,盼望着月上柳梢头。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书生去踏青,在荒郊的一处院落里,见一树桃花花,

●

杨莹

我们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除了一睹拉卜楞寺的壮观之外,还想拍摄一些色彩明艳的宗教建筑,传统藏传佛教的风情。据说,拉卜楞寺鼎盛时期,僧侣达到4000余人,至今拥有经堂6座,佛殿84座。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宗主寺之一,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三百年下来,早已是全国藏经最多的寺院,也是世界最大的藏学学府。

大家原本背着相机,统一向寺庙方向集中行进。不一会儿就被过路的喇嘛,碰等身长头和转经筒转经的藏民,以及向路人索要钱物的藏家孩童等创作素材分散了。我们带着零食一路与藏族孩子派散,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合影。

合影照里,藏家的孩子无不例外

脸颊红红的,眼神怯怯的,任雪花落在他们的眉上,鼻尖上,也不擦去。他们就穿一件夹棉的长袍,蜷缩在路边,和一些腿脚不便或是年迈的老人一样,身旁放只纸盒,纸盒里全是一元五元的纸票子。

一路上,不断遇到成群结队来拍摄的无锡人,北京人,原本以为我们正月初十冲出来拍摄已经是发烧友了,没想到,人家正月初二就出来了,在甘南一呆就是半个月。顺着转经筒一路往前,太阳出来了,柔柔的光线给雪山的峰峦渡上耀眼的亮色。避光而上,拍出来的照片也是一片亮白。

穿过一条条红墙小巷,走过一个个木门寺庙,并不宽敞的空间里,到处挤满了朝拜的人。拉卜楞寺是典型的藏式建筑,殿内四壁绘制的壁画装